清史稿/卷4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六 ◄

清史稿
卷四百四十七

► 卷四百四十八

列傳二百三十四

丁寶楨李瀚章楊昌濬張樹聲弟樹屏衛榮光

劉秉璋陳士杰陶模李興銳史念祖

丁寶楨，字稚璜，貴州平遠人。咸豐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母喪里居，遵義楊隆喜反，斥家財募壯士八百捍鄉里，戰始不利，繼獲大勝。服闋，會苗、教蜂起，巡撫蔣霨遠奏留軍，特旨授編修，增募至四千人，復平越、獨山諸城。十年，除知岳州府，始罷遣所募兵。虧餉巨萬，乃陳五百金案上，語眾曰：「與諸君共事久，今庫饋詘，徒手歸，奈何？」眾泣曰：「公毀家紓難，我等敢他求乎？」遂去。越歲，調長沙。有客軍數千，以無主將譁變，立請大府貸發三萬，斬五人，事遂定。

同治二年，擢山東按察使。會僧格林沁治兵魯、豫間，令擊河北宋景詩。旋劾其擅議招撫，部議降三級。又明年，遷布政使。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坐法再乾議，皆得恩旨留任，於是言者復摭他款彈之，事下曾國藩，國藩白其無罪。巡撫閻敬銘夙高其能，至是乞休，舉以自代，遂拜巡撫之命。時捻趨海濜，李鴻章建議築牆　　膠萊河，寶楨會軍蹙之。六年，東捻走濰河，東軍王心安築壘方成，而堤牆未竣，捻長驅渡河，寶楨以聞。上怒，鴻章交部議，寶楨亦褫職留任。先是東軍守濰河，本皖將潘鼎新汛地。皖軍甫南移，而北路遽失。詔斬心安，寶楨抗辯，乃宥心安而責鴻章；寶楨复屢疏相詆，於是上益責鴻

章忌刻縱寇矣。明年，西捻趨定州，近畿震動。寶楨聞警，即馳至東昌，率騎旅千、精卒三千，齎五日糧，倍道北援，捻遂南潰。是役也，朝廷遣宿衛之旅出國門備寇，統兵諸將帥皆獲譴讓，而上獨以寶楨一軍猝出寇前，轉戰雄、任、深、祁、高、肅間，复饒陽，功最盛，數降敕褒嘉，加太子少保。寶楨治軍善乘勢，不主畫疆自守，以故諸軍會集，東西二渠率皆就殲山東。

而其誅安得海事尤著人口。安得海者，以奄人侍慈禧太后，頗用事。八年秋，乘樓船緣運河南下，旗繒殊異，稱有密遣。所過招納權賄，無敢發者。至泰安，寶楨先已入告，使騎捕而守之。安得海猶大言，謂：「汝輩自速辜耳！」傳送濟南，寶楨曰：「宦豎私出，非制。且大臣未聞有命，必詐無疑。」奏上，遂正法。河決鄆城侯家林，運道梗，河臣議次年興工，寶楨謂宜及水涸時，力疾請自任。水齧堤，植立不退，費半功倍。又塞銅瓦廂決口，駐賈莊。聞日本構釁，遂密陳海防計，請築山東煙台、威海、登州砲台，設濼口製造機器局，從之。

光緒二年，代吳棠署四川總督。至即嚴劾貪墨吏，澄肅官方，建機器局，修都江堤，裁夫馬以恤民，革陋規以卹吏。又改鹽法，官運商銷，置總局瀘州，其井灶分置廠局，鹽岸分置岸局，歲增帑金百餘萬。而猾商姦吏不便所為，爭中以蜚語，於是臺諫交章糾奏。寶楨已坐堤毀鐫秩矣，而言者復劾停機器局，褫監工成綿龍茂道丁士彬、灌縣令陸葆德職，而尤斷斷爭鹽務。上以川鹽有成效，勿為動。已而成都將軍恆訓覈覆堤工，亦摭及鹽運病商民、流弊大，寶楨抗辯。上慮寶楨惑浮言，敕勿易初念。尋予實授。寶楨彌自警勗，益興積穀，嚴督捕。治蜀凡十年，初蒞事時，郭內月有盜劫，至是誅匪幾盡，聲為道不拾遺。十一年，卒官，贈太子太保，謚文誠，予山東、四川、貴州建祠。

寶楨嚴剛有威。其初至山東也，僧格林沁方蹙捻淄川，頗貴倨，見司道官不設坐。寶楨投謁，告材官啟王，坐則見，否則罷，左右皆大驚。王服其強，為改容加禮。敬銘聞之，大稱異，至之日，親迓於郊。自是事無大小，皆諮寶楨而後行。至今言吏治者，常與沈葆楨並稱，尤勵清操。喪歸，僚屬集賻，始克成行雲。子五人，體常尤著名，官廣東布政使。

李瀚章，字筱泉，安徽合肥人，大學士鴻章兄也。瀚章以拔貢生為知縣，銓湖南，署永定，調益陽，改善化。曾國藩出治軍，檄主餉運，累至江西吉南贛寧道，調廣東督糧道，就遷按察使、布政使。同治四年，擢湖南巡撫。時粵逆李世賢等聚福建，分犯贛南，窺兩楚，貴州苗匪、教匪又闌入楚界，而霆軍潰卒复竄湖、湘，三路告警。瀚章至，則遣

前江蘇按察使陳士杰壁郴州　　防閩賊，前雲南按察使趙煥聯壁岳州防叛卒，閩賊旋引去。叛卒犯江西不得逞，則折入湘，犯攸縣，陷安仁、興寧、副將張義貴擊走之；士傑率軍會剿，遁入粵，卒就殲焉。先是瀚章遣總兵周洪印敗黔匪於邊界，又越境解銅仁圍，因奏言：「懸軍深入，兵家所忌，請敕新任貴州布政使兆琛緩赴任，專治軍事，與楚軍合。」從之。遂遣已革知府李元度進剿思南、石阡教匪，兆琛、洪印進剿清江、台拱苗匪，所向克捷。苗、教复蟻結，連竄晃州鳳凰廳，各軍躡擊，皆大破之，黔匪遂不敢窺楚境。自盜起，國藩及胡林翼治師不主畫疆自守。瀚章久習楚軍，既受任，即出境討賊，亦其風類也。

六年，調撫江蘇。未至，署湖廣總督。七年，調浙江，再署湖廣總督，旋實授。光緒元年，調四川。明年，還督湖廣。瀚章性簡靜，更事久，習知民情偽，務與休息。其督湖廣最久，前後四至，皆與弟鴻章更迭受代，其母累年不移武昌官所，人以為榮。尋遭憂去官，家居六年，再起授漕運總督。未幾，移督兩廣。粵俗舊有闈姓捐，四成助餉，巡撫馬丕瑤議革之。會日本構釁，瀚章請循舊收繳備海防，時論大譁，遂以疾歸。又數年，卒，謚勤恪。子十人，經畬，翰林院侍講。

楊昌濬，字石泉，湖南湘鄉人。粵寇亂，以諸生從羅澤南治團練，出援湖北，連复廣濟、黃梅，敘訓導。從征贛、皖，戰楓樹嶺，下德興，戰高沙，下婺源，頻有功，遷知縣。同治元年，從左宗棠入浙，規江山，與劉典、劉璈分三路攻石門，破寇卡數重。進取花園港，縱火燔其棚，會天雨，止。其秋，規龍遊，昌濬禦寇蓮塘，破之；又敗之孟塘，寇逸。李世賢聞警，遣悍黨赴救，中路寇方攻劉培元營，昌濬自山下擊，寇大潰，遷知衢州府。明年，師偪龍遊城南，築三壘。寇夜奔，昌濬躡之湯溪。城拔，授糧儲道。與蔣益澧合兵萬三千戰餘杭城西北，寇益浚壕樹壘拒師。昌濬攻北門，寇出戰，會諸軍擊之，寇卻，昌濬連夷五卡。次日，攻林清塘，去城北十里，汪海洋老巢也，昌濬覘寇壘阻水，慮日暮為寇乘，乃退師。又明年，規武康，復其城。進略湖州，寇竄泗安、梅溪，昌濬自牌頭進桐嶺扼之，北攻安吉，追寇至孝豐，遇湖州敗寇，復與璈合攻之，降者七千餘人，輒解散。浙西平，遷鹽運使，累擢布政使。

九年，除巡撫。巡視鎮海海口，條具見聞，陳大恉，謂宜師敵伎，練勁旅，修築砲台，上嘉納之。是時朝廷方銳意求治，詔舉賢才，昌濬以糧道如山四人應，力荐甘肅知縣陶模才器遠大，卒如所言。坐餘杭葛畢氏案褫職。光緒四年，起佐新疆軍事。數遷至漕運總督。十年，法人擾海疆，朝旨以閩事亟，命宗棠為欽差大臣，主軍務，昌濬與穆圖善佐之，張佩綸則會辦也。閩浙總督何璟自以不諳兵事，請解職，遂命昌濬代之。昌濬未

至軍，而佩綸已遁，事下宗棠、昌濬。覆奏入，上責其袒護，移督陝甘，加太子太保。

昌濬性和巽，而務為姑息。督甘日，左右通回匪，莫能製，槍械反資寇，遂釀成湟中河、狄亂。昌濬檄各路募土勇助戰守，電令提督雷正綰往河州鎮懾，張永清往西寧策應，蘇員嶼往巴燕戎甘、都堂駐防，並具起事顛末以上。事聞，嚴旨責其庸瞶，乃罷官。二十三年，卒，釋處分。嗣以魏光燾請，予甘肅建祠。

張樹聲，字振軒，安徽合肥人。粵寇擾皖北，以禀生與其弟樹珊、樹屏治團殺賊。复越境出擊，連下含山、六安、英山、霍山、潛山、無為；而太湖一役，以五百人陷陣，擊退陳玉成眾數万，功尤盛，复力行堅壁清野法。其時劉銘傳、周盛波、潘鼎新輩皆相繼築堡，聯爲一氣，皖北破碎，獨合肥西鄉差全。曾國藩檄守蕪湖，調無為，遷知府。同治元年，從李鴻章援上海。鴻章立淮軍，與銘傳等分領其眾，從克江陰，晉道員。鴻章親視婁門程學啟軍，遣樹聲援蕩口，破謝家橋，逐北至齊門，又敗之黃埭，學啟遂偪城而軍，於是婁門寇道始絕。二年，攻無錫、金匱，擊寇芙蓉山，大破之，奪獲戰艦器械不可稱計，賜號卓勇巴圖魯，予三品服。樹聲乘勝趨常州。逾歲，攻河乾二十餘營，盡破之。城拔，進复浙江湖州，詔以按察使記名。四年，署江蘇徐海道。尋授直隸按察使，赴大名督防務。

九年，調補山西。越二年，擢漕運總督，署江蘇巡撫，十三年，實授。遭繼母憂，歸。光緒三年，起授貴州巡撫。適廣東總兵李揚才據靈山，構匪擾越南，朝旨調樹聲撫廣西治之。事寧，擢總督，先後剿平西林苗匪、武宣積匪。八年，鴻章喪母歸葬，樹聲攝直督任。值朝鮮亂作，日使花房義質將兵五百入王京，迫朝議約，樹聲飛檄吳長慶等赴之，遂成約，尋盟而還。於是長慶等宵攻亂黨，悉殲其渠，亂乃定，樹聲奏令長慶暫戍朝，上嘉其能，加太子少保。明年，還督兩廣。會法越構兵，即以法人侵逼狀上聞。逮北寧陷，自請解總督職專治軍，報可。复坐按事不實，革職留任。未幾，病卒，謚靖達，予直隸、江蘇及本籍建祠。樹珊自有傳。

樹屏，以收復江蘇各州縣，積勳至副將。從征捻，駐周家口，戰數捷。捻平，擢提督，賜號額騰額巴圖魯。赴晉防河。光緒二年，徙守河曲、保德。會皖軍赴援烏魯木齊，甘肅流賊曹洪照竄後山，樹屏適奉檄詣省，聞警，乘大雪追擊之。事定，賜頭品服，授太原鎮總兵。移防包頭，調大同。十三年，乞休。既歿，鴻章狀其績以上，予優恤，太原建祠。

衛榮光，字靜瀾，河南新鄉人。咸豐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九年，湖北巡撫胡林翼奏調赴軍，隨荊州將軍多隆阿攻剿黃州各郡，轉戰入安徽，平賊壘百餘，克太湖、潛山。捷入，以侍講待簡。林翼督師勦賊，榮光從，常以少擊眾。林翼卒，乃還京供職。道經新鄉，適山東竄匪入境，遂與知縣丁士選集團捍衛。同治元年，入都，補翰林院侍講。明年，擢侍講學士，疏陳剿匪、防河事宜。是年授濟東泰武臨道，署山東鹽運使、按察使。四年，捻首賴文光、張總愚竄山東，巡撫閻敬銘奏委榮光督辦河防。榮光以賊無現糧，利速戰，堅諭各軍嚴守困賊。賊乘夜偷渡，榮光燃砲擊之，諸軍繼進，賊大敗。六年，卸運使任，仍兼署按察使。時賊勢復振，巡撫丁寶楨督師出境，省城兵單餉竭。榮光募民團助守，賊屢逼城下，卒不能犯。旋以父憂歸。

十二年，起江安糧道，署按察使。光緒元年，授安徽按察使，遷浙江布政使，護理巡撫。母憂歸，服闋，授山西巡撫。八年，調江蘇。台灣道劉璈被重劾，詔刑部尚書錫珍往按，復命榮光赴台會鞫。榮光言：「璈總營務，開支浮冒，罪當死；然其治事疏節闊目，政頗便民，故台地番民至今有屍祝者。請從寬典。」其持法嚴而能恕皆此類。十二年，調浙江巡撫，再調山西。以疾乞休。十六年，卒於家。

劉秉璋，字仲良，安徽廬江人。參欽差張芾軍，敘知縣。咸豐十年，成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同治元年，李鴻章治兵上海，調赴營。洋將戈登所練常勝軍故駐滬，滋驕。淮軍初至，服陋械絀，西弁或侮笑之。秉璋語眾曰：「此不足病也，顧吾曹能戰否耳。」明年，從克常熟、太倉。鴻章使別募一軍圖嘉善分寇勢，遂提兵五千赴難，克楓涇、西塘，遷侍講。進攻張涇匯，約水師夾擊，彈丸貫胯下，不少卻，卒克之。規平湖，其酋陳殿選降，於是乍浦、海鹽、澉浦皆反正。又明年，與程學啟攻嘉興，秉璋入東門燔藥庫，寇駴亂，眾軍乘之，城拔。進取湖州，攻吳漊、南潯，所向摧靡。浙西平，賜號振勇巴圖魯。歷遷侍講學士。

四年，授江蘇按察使，從曾國藩討捻。時捻騎飆疾，國藩與鴻章皆主圈制策，秉璋力讚之，破捻豐、沛、宿遷南，追至倉家集，捻大潰。又敗之淮南，長驅蒙城，捻西走，自此捻分東、西。國藩令秉璋軍豫西，專剿東捻，與提督劉鼎勳俱。其冬，追入鄂。六年，除山西布政使。未上，捻自孝感小河溪竄河口鎮，與鼎勳軍追之，勳軍前鋒遇伏，總兵張遵道戰死，勢益熾，秉璋橫截之，始奔豫。七年，鴻章代國藩督師，議扼運蹙捻海隅。秉璋駐運西，捻撲濰河，將自沂、莒窺江淮。秉璋亟渡河詣桃源，會浙軍扼清江。亡何，賴酋率殘騎數千至，追破之淮城。事寧，被賞賚。父憂歸。服闋，起江西布政使。

光緒元年，擢巡撫。以母老再乞終養。六年，遭喪。至九年，再起撫浙。會法越構釁，緣海戒嚴，秉璋躬履鎮海，令緣岸築長牆，置地雷，悉所有兵輪五艘，輔以紅單師船，據險設防。十一年，法艦入蛟門，令守備吳杰轟拒之，傷其三艘。越數日，復入虎蹲山北，再敗之，法將迷祿中砲死。然猶浮小舟潛窺南岸，復令總兵錢玉興隱卒清泉嶺下突擊之，敵兵多赴水死。

逾歲，擢四川總督。川境窩遠，外接番、夷，內叢姦究。秉璋曰：「盜賊蠻夷，何代蔑有？以重兵臨之，幸而勝，不為武；不幸而不勝，餉械轉資寇，是真不可為矣。」故督蜀八年，歷平萬縣、茂州、川北、秀山土寇，其大小涼山、拉布浪、瞻對各夷畔服靡恆，則用趙營平屯田法，數月間皆慴伏，加太子少保。御史鍾德祥劾提督錢玉興及道員葉毓榮不職狀，事下湖北巡撫譚繼洵，廉得實，秉璋坐濫舉罪罷。

初，丁寶楨督蜀，稱弊絕風清。秉璋承其後，難為繼，故世多病之。未受代而民教相閧，重慶先有教案，秉璋初至，捕教民羅元義、亂民石匯等寘之法。至是各屬繼起，教堂被毀者數十，教士忿，牒總署，指名奪秉璋職。朝廷不獲已，許之，秉璋遂歸。三十一年，卒。總督周馥及蘇紳惲彥彬等先後上其功，复官，予優恤，建祠。

陳士杰，字俊丞，湖南桂陽州人。以拔貢考取小京官，銓戶部，與閻敬銘同曹司，並以戇樸稱。遭父憂，歸。值粵寇亂，土匪竊發，集團勇得百餘人，平之。俄白水奸民陷永桂，新田告急，眾議拒之。士傑曰：「援新田乃所以自保也！」越境擊卻之。曾國藩治軍衡州，闢參戎幕。鮑超時為小校，坐法當斬，　　力請釋之。從援湖北，壁岳州城外，王珍軍次蒲圻，違國藩誡，敗退，入空城死守，國藩憤甚，將士莫敢為言，士傑獨請赴救，弗應，固請之，曰：「救之如何？」曰：「寇無戰船，宜遣水師傍岸舉砲為聲援。」珍因獲免於難，厥後鮑、王並為名將。

岳州既敗，寇遂略湘陰，陸走寧鄉，水斷靖港，進陷湘潭據之。國藩水師頓湘川，去寧鄉、靖港皆數十里。或請守省城，或請絕津迳奪寇艙，議未決。士傑謂宜援湘潭，即不利，猶得保衡、永，圖再舉。國藩如其言，果大捷。論功，遷主事。尋歸省，復出佐糧運。咸豐五年，永、桂土匪起，聞亂，單舸溯江歸，專治團練。亡何，連州匪構嶺南北奸民，眾十萬，陷郴州。與珍會師擊之，復其城，遂以南防屬之。留州賦充餉，改團為營，號廣武軍。

永、郴、桂陽邊地千里，廣武當其衝，數挫寇鋒，而以捍石達開功為盛。達開故黠猾，

麾下號百萬，分七部，能檢勒之使毋擾。九年春，自贛而西，至桂陽，穿城北走。時廣武軍軍花園砦，有橋跨鍾水，曰鬥下渡，其南兩山相峙，一迳中達，東西北皆環水。士傑遣一裨將領百人扼橋，寇夜至，大驚，不敢前。後來者欲退則隘塞，欲旁出則無路。平明，士傑率師轟擊之，自相蹈藉，墜死無算。是役也，士傑以數百人敗寇數十萬眾，達開襲省之計卒無所施，上嘉之，擢知府。嗣錄援藍山、嘉禾、寧遠功，晉道員。

同治元年，三吳軍事棘，以國藩薦，超授江蘇按察使。士傑慮石黨往來郴、永貽母憂，乞終養，以防遏上游為己任，數卻寇。四年，論功，加布政使銜。時江南既定，而霆軍所降寇复叛，自湖北金田入郴，數千里無與逆戰者。士傑要擊之，寇大潰，賜號剛勇巴圖魯。十年，母喪，服闋，除山東按察使。光緒元年，到官，多所平反。晉福建布政使。未上，會巡撫文格被劾，詞連士傑，罷免。尋以台灣軍務，命署福建按察使。六年，遷布政使。明年，擢撫浙江。巡海口，增築鎮海笠山港及定海乍浦砲台。八年，移山東，緣海設防。吳大澂會辦北洋防務，至登州、煙台，見廣武軍壁壘，頗採其法而增損之，奏請頒行各海口。而忌者中以蜚語，至劾其海防草率，事下尚書延煦、左都御史祁世長，得白。海防軍罷，而士傑亦病矣，數請乞休，始允。十八年，卒於家，予省城及本籍建祠。

陶模，字方之，浙江秀水人。同治七年進士，改庶吉士。散館，授甘肅文縣知縣，調皋蘭。左宗棠為總督，方徵回，又創建貢院，兵工諸役並作，模躬自料量，民不知擾。遷秦州直隸州。歲旱，流徙饑民數十萬麕集，出積俸，並割公使銀四萬餘金設粥廠，不足，貸金益之。修養濟院，增義田，卹嫠婦。州南藉水齧城堙，模為築堤沼三百五十丈，植芙蕖楊柳，蓄鱗介，取其利，以時繕完。署甘州府知府，罷屬縣供億。宗棠奏模治行第一，調補迪化州。編修廖壽豐薦模器識宏遠，堪備閫寄。時回久亂，民戶寥落，模和輯漢、回，耕者復聚。時議定賦則，模謂經畫窮塞，當通周官一易再易之義，令民以二畝當一畝，徵其六緩其四。宗棠採其議，邊民始有久居志。歷署蘭州府、蘭州道、按察使，調直隸按察使、陝西布政使，護巡撫。

光緒十七年，授甘肅新疆巡撫。當蔥嶺西，有地曰帕米爾，乾隆間為我軍鋒所及，高宗嘗勒銘焉。蔥嶺東南有小部落曰坎巨提，歲納貢於我。模未至新疆，俄侵帕米爾，謀通印度，英攻破坎巨提。中外方議戰，模謂：「將士能戡土匪，未能禦強敵。軍資百物，運自內地，數月乃達。俄、英鐵軌，瞬息可至。新疆與俄相接幾五千里，增兵十倍未足固。當民窮財匱之時，不可輕言戰。惟當購機砲，擴電線，飭邊將嚴為備。羈坎巨提故酋無令北走，而撫其流民，與駐俄、英使臣合爭。」議未定，俄曰防英，英曰防俄，莫

可究詰。明年，二國兵益進，將吏咸憤激請戰，終不許。於是奏請廢黜坎巨提故酋。會英人亦立其弟買賣提艾孜木，令鎮撫部民，歲納貢如故事，坎巨提事乃定。

而俄兵在帕米爾，意叵測。模以邊防無效，自請罷斥，不允。廷議將以帕米爾為三國甌脫，英垂諾，俄猶不可，陳兵相持。模取德意志兵法練邊軍，選幼童百餘，課以測算諸法，將徐推之各軍。見將佐必以惜勞苦、寶槍彈為戒。初，俄人借巴爾魯克山以處所屬哈薩克，期十年。山饒水泉林木，當塔城西北，廣袤數百里。至是期滿，無還意。模爭之，逾年乃如約。俄商及附英諸部至新疆皆不稅。模曰：「是獨苦吾民！」為奏請普免焉。

纏回文字語言不相通，漢民愚之，貸金輒取重息，至賣鬻妻子以償。模為之規定章條，令讀書習漢語，於是回族欣欣向化矣。羅布淖爾，古蒲昌海也，荒沙無垠，亙新疆中部。模議闢徑路，自新疆之南，青海、西藏之北，噶斯、烏蘭達布遜、阿耨達、托古茲尼蟒依諸大雪山之陰，迂迴出入，分道測繪，得金鐵煤諸礦數十百計，欲開採利民，以絀於貲，工不克舉。乃於羅布淖爾北四百餘裡築蒲昌城，南百四十里設屯防局，回民徙居成村落。其後設置營縣，實自模開之。

二十年，日本略朝鮮，朝議決戰，師屢敗。甘肅提督董福祥先以祝嘏在京，募兵備戰，河湟回族聞亂思蠢動。二十一年春，撒拉河州、西寧、大通諸回先後反。西寧回酋劉四伏尤悍，模遣將援巴燕戎格，與總督楊昌濬合疏請命福祥帥師西援。夏，平番回亦變，河西諸府東不能通省會，則西乞援新疆。模奏陳回亂日亟，部遣諸將羅平安戍哈密，牛允誠守安西、玉門，趙有正屯肅州，而於哈密置東防營務處，以道員潘效蘇護諸將。諸亂回遣其徒出關煽新疆回部。九月，綏來回發難，以有備，旋定。迪化回應之，模訶知莠民與牙役密相結，捕斬六人而亂弭。十月，回逼甘州，上罷昌濬，以模署陝甘總督，命入關剿撫。時福祥將甘軍渡洮，魏光燾將湘軍臨湟水。模策東路兵大集，回且西竄，乃遣兵分駐天山北迪化、鎮西為中權，而繕完防禦天山以南諸要隘。後路既設備，乃將馬步八營馳入關，道經沙漠至吐魯番城，回王瑪木特來會，勗以大義。至哈密，校閱各軍，令纏回與焉。模以有正兵寡，戒毋輕出。有正喜功，出攻察漢俄博、永安二城皆下。二十二年元夕，薄北大通營，敗歸。模遣涼州戍軍赴援。二月，入關，群回斂聚山南，模至蘭州視事，令效蘇督諸將略北大通營，破所領十大莊堡，戮其酋，殲數千人，諸回氣奪。會光燾亦定西寧，諸回自水峽口西竄青海。模令效蘇等出塞，陳兵玉門諸山徑，毋縱賊出平地。青海蒙古積弱，久怵回悍，告急。朝議令光燾、福祥二軍追逐。模以師行絕域，糧芻車馱，重為民累，內地空虛，為禍滋大，奏寢其議。新疆將吏慮回更西竄，

亦告急。朝議令提督鄧增出青海，張俊防北路。模策賊非至玉門、敦煌掠食，不能遽犯新疆，復請罷移軍議，而令增屯肅州為聲援。光燾將湘軍還陝西，以與福祥不相能也。賊自青海犯玉門，允誠等擊卻之。模令玉門軍赴安西。五月，賊大至，劉四伏奪路求食，諸將力戰，金蘭益匹馬陷陣，大敗賊於牛橋，降斬各數千人，飢凍死磧中者過半。四伏以千數騎遁，中道伏發，就擒。於是徙降回塔里木河濱，計口授田。關內外悉平，論功，實授總督。

方日事之初起也，和戰議不決。模言：「國強弱視人才，人才不足，和戰皆不足恃，即戰勝亦無益。」因言：「天下事當變通者非一，如減中額，停捐例，汰冗員，令京官升遷不出本部，司員分類治事，刪棄舊案，破除旗兵積習，禁　　士大夫食鴉片，分設算學、藝學科目，廢武科，變操法，擇勳舊子弟遊學各國，培植工藝。尤原皇上鑑天災之屢警，念民困之莫蘇，懍內政之宜修，知外患之難弭，毋始勤終怠，毋狃目前而忘遠慮。」時中外諸臣條奏，多言變法祛積習。模言：「推行宜漸，根本宜急。聚斂茸嗜利之輩以期富強，止於舊法外增一法，不得謂之變法；於積習外增一習，不得謂之祛積習。欲求富強，當先崇節儉，廣教化，卹農商。」其恉意大率類此。模督陝甘數年，銳欲開礦制械，興學廣教，皆以用不足，不能盡舉，累疏乞罷。

二十六年，述職入覲，道疾，留陝西。俄調補兩廣總督。兩宮西幸，迎謁蒲州，再乞休，不允，乃力疾上官。二十七年，疏請裁減宦官，略言：「宦官干政，史不絕書，我朝家法嚴明，從未有內監預聞政事。然除弊如除莠，留其芽蘖，終恐發生，宜大加裁汰。內廷差使悉可改用士人，定宮府一體之制，永不再選內監，非唯一時盛事，實亦千古美談。」別疏言：「變通政治，宜務本原。本原在朝廷，必朝廷實能愛國愛民，乃能以愛國愛民責百官；必朝廷先無自私自利，乃能以不自私不自利望天下。轉移之道，一曰除壅蔽，一曰去畛域，一曰務遠大。朝廷當以身作則，克己勝私，否則雖日言變通，無由獲變通之效。」

粵故多盜，模定清鄉章程，信賞必罰。凡練軍分屯，許所在州縣節制。一歲中捕斬名盜千餘人，欽、廉、肇、羅諸屬盜藪，皆次第削平。模謂民貧思亂，非殺可止，令府縣設勸工廠，囚不至死者令入廠教養。廣東名饒富，然取諸民者已重於他行省，歲不足五百餘萬，則取之賭規，仍不足，則貸之外人。模睹民力已屈，追呼不得寬，欲有所興革，皆坐中沮。迭疏請疾，甫受代，九月，卒於廣州，贈太子少保，謚勤肅。

模自為諸生，食貧力學，與平湖優貢生顧廣譽、震澤諸生陳壽熊、吳江舉人沈曰富以道

義相勗。既通籍，大學士閻敬銘、總督楊昌濬皆嘗論薦，不以告模，模亦不謝也。儉約自將，不立崖岸，恂恂卑下，將吏爭為用，而無敢以私幹者。卒後，蘭州、迪化皆允建專祠。

李興銳，字勉林，湖南瀏陽人。粵寇亂，以諸生治鄉團。曾國藩治軍東下，檄主軍糈，駐祁門。江南饑民就食者萬計，興銳慮為寇乘，先期結筏以濟，獲安全，敘知縣。數薦知府。同治四年，唐義訓、金國琛兩軍頓徽州，索餉譁變。興銳聞之，單騎叩其壁，諭之曰：「若輩不遠千里，從軍討賊，為富貴計耳，奈何自戕為？使寇知之而躡吾後，吾無　焦類矣！餉不給，咎在台。期以三日，逾期請殺我！」眾曰：「唯命！」乃潛訪主謀者三人，白國藩僇之，事定。金陵既克，儲平餘銀四十餘萬。目擊戎燼後殭屍蔽野，因出所餘購義塚一區，聚暴骨瘞之。

八年，調直隸，補大名府，洊昇道員，乞終養。國藩再督兩江，檄綜營務，與彭玉麟規訂水師營製。國藩卒，李宗羲代督，亦頗信仗之。時日本窺台灣，江海戒嚴。興銳言於宗羲，躬履江陰、狼山、吳淞、崇明，擇險設守，始倡緣海築砲台議。光緒改元，綜辦上海機器製造局，博採西國新器，增建鐵船砲廠，鳩工庀材，閱十稔，規模略備。遭母喪去官，服竟，命偕鴻臚寺卿鄧承修往勘中越邊界。

十二年，充出使日本大臣。會遘疾，未上。居三年，補天津道，旋調山東東海關道。威海為日人所據，居民惶恐，興銳建議勘地分界，主客互守，閭市獲安堵。其辦交涉，獨條理精整，事可許者，一諾輒立辦；遇所不可，則抗辯廣坐，常服遠人。遷長蘆鹽運使，歷福建按察使、布政使。二十六年，擢撫江西。拳匪釁作，頑民相率不靖，旬日間毀教堂數十，掠教民財產，積案二千餘。興銳劾罷疏防官十餘人，限三月定讞，議償卹費八十餘萬，唯節餉以彌罅漏。和議成，償款累百萬，仍以節餉資挹注；猶不足，則取之土藥釐榷，絕不累民間毫末。署南贛鎮申道發統軍驕蹇不奉法，首劾罷之，軍紀始肅。興銳事國藩久，論治壹循軌跡，重實行。是時上方鄉新政，乃以十事上，曰：開特科，整學校，課官吏，設銀行，鑄銀幣，維圜法，立保險，修農政，講武備，而歸本於用人，為安內攘外之策，言至深切。旋移撫廣東。

二十九年，署閩浙總督。閩自軍興，局所林立，有善後、濟用、勸捐、稽覈、稅釐諸目，叢弊益甚。興銳受事，裁諸局所，並為財政局，事權始一。於是釐定常備軍制，汰虛冗，節浮費，而閩事稍稍振矣。逾歲，調署兩江。旋病卒，謚勤恪。

史念祖，字繩之，江蘇江都人，刑部尚書致儼孫。念祖幼穎異，好讀兵家言。逾冠，入貲為通判。從喬松年軍解蒙城圍，有功。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捻益熾，皖北糜沸。念祖率師复英山，克高圩。雉河集者，張洛行老巢也，英翰守之，陷重圍，誓必死，念祖計出之，而自駐其地，期以二十日相見城下。乃為均糧法，數卻寇。嘗坐堞上彈琵琶，教士卒歌，寇出視，皆驚嘆。一日，聞槍砲聲，知援至，與寇戰，乃令居民登陴守，別選銳卒四千分道夾擊，縱橫掃蕩，寇大潰，謁英翰止逾二日雲。數保道員。

同治六年，移師鳳陽。時捻酋李允謀窺廬、鳳，詣五河就李世忠。念祖诇知之，計說世忠縛以獻，鐮送壽州寘之法，晉按察使。援滕縣，既捷，師還，寇逾萬躡其後，乃掘深溝，布機械，陰徙去，追騎多墜死，人服其智略。直東平，賜號捷勇巴圖魯。八年，除山西按察使，年未及三十也。上慮其資名輕，與直隸按察使張樹聲易官，令曾國藩察覆，稱念祖明爽，磨厲當成大器，宜稍緩任事，遂解職，留直差序。十年，左遷甘肅安肅道，主關內外糧運，給食不乏，征西軍倚以集事，頗見賞於左宗棠。

光緒四年，晉按察使。多所平反，理俞應鈞等殺降回讞忤宗棠意，再被劾去。十年，起雲南按察使。歷貴州，調補雲南布政使。時總督岑毓英督師出關，需餉亟，而巡撫張凱嵩與有郤。念祖為陳公私利害，請以地丁錢漕受巡撫指麾，釐金雜稅供總督兵餉，復為貸商款備糧械，毓英德之，密薦其賢。二十一年，授廣西巡撫。桂故多匪，至則選卒逐捕，痛繩以法，匪皆斂跡。坐失察贓罪，罷免。三十一年，賞加副都統銜，命赴奉天隨將軍趙爾巽治賑。尋督三省鹽務及財政局。奉省吏治不飭，冒憲黷貨，弊風相踵，念祖佐爾巽力抉其弊，蠲苛息煩，歲入倍蓰。期年奏績，上嘉之，晉記名副都統。爾巽移蜀，徐世昌代之，又劾罷。宣統二年，卒。爾巽先後上其功，复巡撫原官，卹如製。

論曰：寇亂初平，安民保土，自以吏治為先，然非負文武幹用如寶楨諸人，亦不易言效也。寶楨政尚威猛，瀚章治參清靜，而昌濬則不免於姑息。樹聲有智略，秉璋稱綜覈。榮光、士傑皆善於用兵，而疏於行政。興銳重實效，念祖好行權。模獨識議宏遠，能見本原。此十人中雖治績不必盡同，其賢者至今猶絓人口，庶幾不失曾、左之遺風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